

欽定宋史

卷三百
九十八
之二
四百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余端禮

李璧

丘宓

倪思

宇文紹節

李藺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絹錢六萬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

以讐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讐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

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爲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

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祀光宗立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

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
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
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爲吏部
侍郎權刑部尙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
召拜吏部尙書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
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爲
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愚
所請爲蜀計爲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蜀也
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
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

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卽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爲陛下計乃爲太上皇帝計爲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懼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禪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
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冑以
傳道之勞寢竊威柄汝愚等欲疎斥之謀泄而汝愚逐
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竄
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冑所憾端
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冑南
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
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卽丐去不許進左丞相
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冑所制壹鬱
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

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諡忠肅子嶸工部尙書

李璧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璧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璧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卽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强請以侂胄平章國事遂召璧草制同禮部尙書蕭達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璧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

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冑用師意方銳壁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苟且旣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冑得罪貶壁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爲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冑意不懌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丕應臣愚以爲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耻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

屬振作拯潰民於殘虐溯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璧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冑用兵之私而已初侂冑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璧由是進權禮部尙書侂冑旣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夕招璧飲酒酣及師旦事璧微撻其過覘侂冑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璧又言郭倬李汝翼僨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叅知政事金遣使來徵示欲和意丘密以聞璧貽密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

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冑侂冑大恚不復以和爲意璧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爲己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冑不聽以張巖代密璧力爭言丘密素有人望侂冑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密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璧議須用重臣宣撫薦制置使楊輔爲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冑疑輔避事璧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冑故侂冑忿甚用兵之意

益急壁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母與侂冑分禍壁曰嘻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冑以密旨告壁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壁言事留恐泄侂冑迄誅壁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壁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冑事壁實預聞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至遂寧壁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

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盡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卽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諡文懿壁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雋逸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壁父子與弟壘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丘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密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密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密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大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密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勸築三月

堰成三州舄鹵復爲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入奏內
殿因論褚幣折閱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爲定法
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
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
天曆不合密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
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
喜謂密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爲
樞密密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
伴令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啟敵疑心不奉詔
抃憾之訾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

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
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卽位召對除
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
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
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
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密卽奏
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
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
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
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